大会
安全理事会

12 January 2005
Chinese

大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29
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年

2005 年 1 月 10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 2005 年 1 月 3 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雷萨特·卡格拉尔先生给阁下的信（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29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巴基·伊尔金（签名）

2005年1月10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谨就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在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各委员会会议上的多次发言，在此澄清事实。

年复一年，我们看到希族塞人的官员出现在联合国机构面前，反复陈述他们对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众所周知无凭无据的指称，忘了他们树起的那杆大旗，其实名不正言不顺，完全是1963年12月靠暴力夺取。

上述发言提到的联合国决议，没有一项将1974年土耳其有理有据、依照《1960年保证条约》进行的干预描述为“侵略”或“入侵”，也没有将土耳其随后驻军塞岛描述为“占领”。这种歪曲纯属希族塞人凭空捏造，目的是要抹煞问题，混淆善恶。关于这一点，我只想回顾1974年7月19日希族塞人当时的领导人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安全理事会的戏剧性发言，他在发言中公开指责希腊（而非土耳其）入侵和占领塞浦路斯。他的发言距1974年7月15日的希族政变仅仅四天，在联合国年鉴中有详细记录，基本上已不用进一步阐述。

然而，政变前塞浦路斯发生的事件也同样不容忽视。1963年至1974年期间，希族塞人在希腊的支持和唆使下，以希塞统一（塞岛并入希腊）为名，对土族塞人实施族裔清洗、恐怖主义和苛政专制。对这段时间里希族塞人的残暴行径，各方皆有评论：在国际新闻媒体方面，《华盛顿邮报》于1964年2月17日载文报道，“希族塞人的狂热分子似有采取种族灭绝政策的倾向”；在著名政治家方面，美国当时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在他题为《过去有另一种方式》的回忆录中写道，“马卡里奥斯的最大兴趣是阻止土耳其干预，以便他和他的希族塞人能够痛痛快地屠杀土族塞人”（第64页）；联合国秘书长本人也在1964年9月10日向安全理事会报告说，土族塞人已陷入“真正的包围”（见S/5950和Corr.1）。希族塞人的官员企图漠视土族塞人长达11年的苦难煎熬，怎么说都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这表明他们完全没有诚意，也不愿作出任何后悔的表示或利于和解的态度。

土族塞人则截然相反，虽然过去的经历很痛苦，他们仍继续采取息事宁人的处理办法，并于2004年4月24日以压倒之势投票赞成你的解决计划，切切实实地证明他们对公平合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意愿和诚意。土族塞人表达的这一心愿，正如你在2004年5月28日关于塞浦路斯斡旋任务的报告（S/2004/437）中所清晰描述，“已消除了压迫和孤立他们的任何理由”。在同一份报告中，你还呼吁国际社会“消除实际孤立土族塞人并阻碍他们发展的种种不必要的限制和障碍”。我们相信，你和土族塞人一方一样，也急于希望安全理事会着手研究这份报告，并用一份不折不扣反映这份历史性文件的决议予以认可。同时，尽管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倒行其事，我们仍期望国际组织及个别国家采取具体步骤，结束土

族塞人被孤立的局面。这一期望不仅公平合理，而且也可以让希族塞人一方看到通过谈判解决的好处。

至于希族塞浦人代表对政治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言论，你在同一份报告中已经作了清晰阐述，“[希族塞人]否决的是解决办法本身，而不仅仅是一个蓝图”。在这方面，你还表示，“如果希族塞人愿意通过一个建立在政治平等基础上的联邦体制，同土族塞人分享权力与繁荣，他们就需要通过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词，来表明这一点”；“如果他们[希族塞人]仍然愿意通过两族和两地区联邦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这需要表现出来。希族塞人对安全和实施计划依然存在的关切，需要清楚、明确地加以阐述。”直到今天，希族塞人的领导层仍未对这一号召作出适当回应。希族塞人一方没有也不愿意这样做，清楚地表明他们仍然没有兴趣、而且从来就没有兴趣通过彼此可接受的办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虽然他们不断作出相反表示。

我们只希望希族塞人一方立即采取必要的建设性态度，不再阻碍旨在结束土族塞人孤立局面的国际努力，而开始积极地按照你对国际社会的号召，为这些努力作出贡献。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

雷萨特·卡格拉尔（签字）